



浚县“泥咕咕”与鸟信仰

□倪宝诚 / 文 倪 铭 / 图

“泥咕咕”——浚县古庙会的文化象征

浚县地处黄河中下游，是黄河故道上的一座历史文化古城。

浚县古称黎阳，境内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中，却平地突起两座山，东曰大伾山，西曰浮丘山。两山之上保存有自北魏至明清以来的各种道观、寺庙等人文景观。

浚县的两山每年有传统古庙会，“正月会”自农历正月初二到二月初二，庙会期间，河南周边各省的善男信女（俗称“老斋公”）或乘车、骑牲口，或徒步长途跋涉，或乘舟船走黄河经卫水，纷纷赶到这里朝山祭神。每天数万男女老少，挂着象征吉祥的红绒绳儿，摩肩接踵，彼此簇拥着向山顶移动，进香朝拜，许愿、还愿。香

客们在完成敬神程序后下山时，几乎人人都要买上一手巾兜儿当地人叫“泥咕咕”的泥玩具。在浚县两山的崎岖山路上，你几乎随处可以看到路旁置放着大大小小的竹编或荆条编织的篮子，和坐在竹篮旁的老人、大姑娘、小媳妇。篮子上平摆着一个长方形的托盘，托盘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大小不同、黑底色上涂着五颜六彩的泥塑小鸟、和叉开双尾的小燕子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、动物。十余平方公里的盛大庙会，山上山下，摊点数不胜数，而卖“泥咕咕”摊位前的人却最多，买的、问的、吹的、仔细观摩挑选的。据当地老年人回忆，上世纪60年代以前，常看到一些赶会的老大娘和朝山求子的小媳妇们，下山时，差不多都要买上满满一篮子“咕咕鸡”，下山出城后，便坐上卫河中北上或南下的木



船，满心欢喜地返回家乡。卫河两岸绿柳成荫，木船在艄公起锚的号子声中，缓缓离岸而去。就在木船徐徐向前移动时，岸上三五成群的调皮孩子，大的十二三，小的六七岁，都同时跟着船儿奔跑，并整齐一致地大声唱道：“给俺几个咕咕鸡儿，保您生子又生孙儿。”于是在阵阵爽朗的笑声中，媳妇们慌着从竹篮里抓起一把泥咕咕（咕咕鸡儿）用力向岸上抛去，只见孩子们你争我夺地拾起来，咕咕唧唧地吹起来。此时，船儿渐渐远去……这一切，已成为昔日浚县正月古庙会的一道靓丽的民俗风景。

“泥咕咕”是浚县泥塑玩具的总称，其中鸟类有斑鸠、燕子、鸽子、麻

雀、孔雀、公鸡、鹅、鸳鸯等，家畜类有牛、马、羊、猪、兔、猴子等，神话及历史人物类有十二生肖、八仙、《西游记》人物、《封神演义》人物、隋唐农民起义军英雄和三国人物等，共约百余种。在百余种浚县泥玩具中，最具代表性的是“呢咕咕”（斑鸠鸟和燕鸟）和“骑马人”。说起泥咕咕产生的年代，史无记载。求教于当地的民间艺人，也只能说“相传始于明代”，但还有另一种较为确切的说法是：传说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，曾与隋军会战黎阳并驻军在伾山东麓，双方战斗十分激烈，义军伤亡惨重，军中会捏泥塑的兵士，便用当地的黄胶泥捏出许多“骑马人”，以缅怀牺牲的弟兄。



们。此说颇有道理，因为现在庙会中出售的泥咕咕中，表现最多、销量最大的除“泥咕咕”外，就数“骑马人”和“战马”了。而且这些不重样的骑马人和战马的造型与众不同，每匹马都是昂首挺胸，或奔驰或作嘶鸣状，马的颈部被艺人夸张得特别宽大，矫健有力。另一特点是马鬃、马尾都很短，作捆扎状，便于作战时奔跑，类

鉴》中，确有关于瓦岗军首领之一杨玘的记载，杨玘屯兵之处就在伾山东麓。我认为这一切绝非偶合。任何艺术都源于生活，浚县木玩具有大量出现古代兵器（是其他地域所不及的），与隋末时期瓦岗军与统治者在黎阳的斗争有着因果关系，骑马人和木制兵器作为玩具实物，让后人世世代代记住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，诸多现象联



马

骑马人

似出土文物“唐三彩”的战马装束，此其一。其二是在浚县正月古庙会出售的传统玩具有中，占比重较大的还有彩绘的木制兵器——刀、枪、剑、戟、锏、棍一类。提起浚县的民间玩具，当地人都会自豪地对你说：“杨玘屯的咕咕唧唧（泥咕咕）；南毛村的刀、枪、剑、戟（木制兵器玩具）。”泥塑骑马人、战马、水壶双音哨和木刀木枪是否与隋唐时期的战争有关，目前尚无任何确凿史料可查，然而在《资治通

系起来，发人深思。

浚县泥、木玩具有产生年代追踪

浚县泥咕咕究竟产于什么年代？似乎无文献可查。其实不然，早在东汉时期，民间泥、木玩具已经走上了较快的发展轨道，有关泥玩具及其市场买卖的记录，也见之于时人的著述之中。如东汉王符在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中说：“或做泥车、瓦狗、马骑、倡俳，诸戏弄小儿之具以

巧诈。”这段话原本是王符指责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，但却侧面透露出，东汉时期民间泥塑陶烧玩具已风行于世。东汉建都洛阳，当时京城洛阳兴起并销售儿童玩具，这种风气不可能不对中原各地产生影响。这一推论如果能够成立的话，浚县泥玩具产生的年代就可以从现在定论的隋末，提前到东汉时期。无独有偶，

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中，有一块《许阿瞿画像》石刻图，图中表现三个儿童相为嬉戏，一童手托一鸟形玩具，另一儿童左手拉一木制鸟车，其身后另一幼儿则作扬鞭赶车状。画像石中既出现了“泥咕咕”的玩具造型，又出现了至今浚县正月会上仍出售的“木鸟车”。汉代的陶鸟在河南出土文物中屡屡见到，虽

然汉代的木玩具“鸟车”今天已不可能存在，但南阳汉画像石中的《许阿瞿画像》，却为我们研究“泥咕咕”产生的年代，提供了又一十分珍贵可信的文物佐证。不妨再设想一下，泥咕咕、骑马人和木玩具鸟车是否有可能同时产生于东汉时期呢？

“泥咕咕”与鸟信仰

如上所述，我们对泥咕咕中的“骑马人”、“战马”和木制兵器玩具产

生的由来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比较可信的判断，那么令人费解的是，浚县泥玩具的领衔称谓为什么不叫“骑马人”，而偏偏叫“泥咕咕”呢？这又作何解释呢？难道两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我认为任何古代民间艺术的称谓，都不是随随便便起的。任何名称、徽号无不与本民族的历史、文化、民俗信仰有密切关系。

仔细探究起来，“泥咕咕”的称谓比“骑马人”要早得多得多，“泥咕咕”这个称谓源于史前人类的鸟图腾信仰，更具原生态文化意义。其文化内涵的普及性和深刻性已波及中华各族人民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中国古代先民世代与鸟为伴，与鸟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萌发了对鸟的无限眷恋与敬仰，形成遍及中国

各地的鸟信仰文化。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是“龙的传人”，但若追根溯源，我们不仅是龙的传人，而且还是鸟的子孙。时至今日，中华民族传统民俗中，依然把男女成婚美称为“龙凤呈祥”，用“喜鹊登梅”表示祝贺，又用“比翼双飞”和“鸳鸯戏水”象征男欢女爱、白首偕老。远古先民为什么在自然万物中偏偏对鸟类情有独钟，甚至顶礼膜拜？中华民族对鸟的信仰和崇拜，可谓由来已久。人类信



騎馬人



浚县庙会小摊上的泥咕咕

仰意识的形成，源起于史前人类生存的需求，人世间，任何思想观念都不是凭空而生的。对此，我想提供如下传说，作为追根求源的佐证：

1. 世界上第一粒稻种、麦种的来源。民以食为天。我国南北各地（包括少数民族地区）的民间传说中，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公认第一粒麦、稻种子是“鸟儿从天上衔来，撒在大地里才生长出谷苗和麦苗来”。考古发掘证明，距今7000余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，有关于鸟信仰的文化印记，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、内容最丰富、最有说服力的物证。在人类农耕文明的发生、发展过程中，先民对鸟儿充满感恩之心，从而衍生出鸟信仰和鸟文化。

2. 鸟被视为呼唤光明的使者。史前先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他们对大自然的天体运行规律一无所知，但他们凭借日常生活中的反复观察，发现了一种规律，那就是每当黎明之际，鸟儿成群结队，在唧唧喳喳的鼓噪声中集体飞向高空时，太阳便从东方升起，给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；反

之，每当成群结队的鸟儿集体飞向地面，落入林中时，太阳也悄悄落向西方，隐没在山峦的背后。因此，先民得出结论：鸟儿可以通天，可以给人类带来光明和福祉，人类在很长时期内都把鸟与太阳联系在一起，“太阳鸟”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许多部族共同的信仰。

3. 鸟——早期人类的衣食之源。

早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渔猎社会，人类茹毛饮血，狩猎为生。鸟卵、鸟肉便成为人类猎取的美味和最佳食品，远古人类由于生活对鸟的依赖，进而产生图腾崇拜。我国南方先民在鸟图腾崇拜延续或深化过程中，产生一种“人鸟合一”的文化现象，今天居住在湘、桂、黔三省交界的侗族，仍自称其先祖为“鸟”。每年农历八月十五，寨子里的人都要在头上、身上插满羽毛，跳起芦笙舞以示庆贺。他们在给儿童理发时，要在前面留一小撮象征鸟头，后脖颈也留一小撮，象征“鸟尾”。历史上，鸟除可食外，以鸟的翎毛作为头盔和服装装饰，在古代也极为普遍。云、贵两地区出土的部分铜鼓中，羽冠已成为部落先民身份的标志。在史前“茹毛饮血”的时期，人类以兽皮和羽毛遮体早已是不容讳言的历史事实。我们再看出土文物“战国铜镜”、“汉画像砖”、“北朝宁万寿石棺”上，历代武士皆头戴“羽冠”，现今舞台上演出的古典戏剧中，许多武将的头盔仍用锦

鸡尾部的翎毛做装饰，保留了古代“羽冠”的习俗，更进一步证实鸟文化悠久的历史。

4.“泥咕咕”与生殖崇拜。我国江南一带民俗将鸟类中的麻雀，视为送子神鸟、生育之神。麻雀产卵多，成活率也高，成群结队，飞上天空，给古人留下丰产多产的印象。“鸟”在古代似乎与男性生殖器官“屨”谐音、同义。古典小说《水浒》中的许多梁山好汉口口声声：“你这鸟人！”即民间粗话“屨人”。在我国北方，尤其是东北、华北一带，对小男孩的生殖器官有两种爱称：一是“小鸡鸡”；二是“小雀儿”（雀儿指麻雀，东北地区俗称家雀儿）。说到此，我们不妨重新回忆浚县两山古会的祈子习俗，无论是“拴娃娃”、“子孙窑”还是巫舞“担经挑”，都与祈子有关。鸟儿既然能为人类送来谷种，而粮食又是人类生存繁衍后代之本，人们便依此类推把鸟儿视为“送子之神”，不无道理。更何况鸟、屨、鸡，在民俗生殖文化理念中是同一概念。说白了，“鸟”就是男娃的化身，男性的代名词，“泥咕咕”与祈子行为密切相关。

5. 中华民族鸟信仰的历史渊源与地域分布概述。史载殷人崇鸟。殷代始祖神话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殷契，母曰简狄，有娀氏之女，为帝喾次妃。三人行浴，见玄鸟堕其卵，简狄取吞之，因孕生契。”就是说殷商始祖契，原本是玄鸟（黑燕）的子孙。

远古东夷吴越民族皆以自己为

“太阳鸟”的子孙，以鸟为自己的同类，服装习性也模仿鸟类。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载：“羽民国在其东南，其为人长头，身生羽。”郭璞注：“能飞不能远，卵生，画似仙人。”传说中的古代东夷部族崇凤鸟，东夷部族首领少昊，其活动地域主要是在山东沿海一带。传说少昊氏以鸟立国命官。

楚人以“九头凤鸟”为图腾，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”，这句俗语形象地反映出楚地崇拜九头凤鸟的历史传统。楚人奉祝融为其始祖，那么祝融是什么模样呢？《白虎通·五行篇》说祝融“其精为鸟，离为鸾”。鸾即凤也，原来祝融是凤鸟的化身。

秦人崇鸟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：“秦之先，帝颛顼之苗裔，孙曰女修，



狮子

女修织，玄鸟陨卵，女修吞之，生子大业。”这与商代先祖契的出生如出一辙。其实这也并非偶合，而是其部族信仰鸟图腾的朦胧记忆使然。

浚县“泥咕咕”与淮阳“老斑鸠”

浚县泥咕咕是远古浚地人崇鸟图腾的存世物证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功能的转化，眼下出现在伾山古庙会的玩具市场上。浚县泥咕咕黑底彩绘，“咕咕”就是斑鸠鸟的叫声，泥咕咕就是泥塑的斑鸠鸟罢了。然而无独有偶，位于浚县东南方的宛丘古城——淮阳的二月会上也出售一种名叫“泥泥狗”的黑底彩绘泥玩具，“泥泥狗”和“泥咕咕”一样，都是囊括多样泥玩具的统称。在淮阳“泥泥狗”中，有一个占比重最大的品种叫“老斑鸠”，也有大斑鸠驮小斑鸠，俗名“驮子斑鸠”。斑鸠鸟叫声“咕咕、咕咕”，正因为如此，浚县人还给它起了个别称，叫“咕咕鸡”。淮阳的大斑鸠和浚县的泥咕咕，看来都是一个东西。《左传·昭公八年》载：“陈（指淮阳），颛顼之



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的金乌

族也。”颛顼在古代是统一宗教的改革家，颛顼之墟和其发布宗教命令的“玄宫”（尚黑）在今濮阳。浚县距淮阳很近，离濮阳也不远，宛如一地。三地语音、方言接近，所以淮阳与浚县极有可能在远古时，是同族、同信仰、同根同源，至今两地泥斑鸠玩具造型大同小异，同为黑色也是事出有因。淮阳的二月古会是祭祀人祖太昊伏羲氏，传说伏羲氏是远古东夷部族的首领。大斑鸠的形象与汉画像石和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“帛画绘衣”上彩绘的金乌形象极其相似。“金乌”是太阳的象征，又称“太阳鸟”，太昊、少昊都是东夷部族领袖，都被誉为“太阳神”。如此看来浚县“泥咕咕”、淮阳“老斑鸠”，也可以理解为是远古炎黄子孙崇信太阳鸟的活态遗存。时空转换，日月如梭，崇鸟信仰已不复存在，但“泥咕咕”和“老斑鸠”，却都成了儿童们手中的耍物，继续驻留在民间，传承发展，闪烁着古人情感、智慧、习俗的光芒。



淮阳的“驮子斑鸠”

作者单位：河南省群众艺术馆